

## 交互记忆系统视角下的知识管理模型研究\*

■ 宋春华 张少杰 曲函阅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长春 130022

**摘要:** [目的/意义]为更好地克服知识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提出应该将交互记忆系统纳入到知识管理流程中来,构建基于交互记忆系统视角的知识管理的整合模型。[方法/过程]基于知识管理理论、信息管理理论综合探究现代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如何进行知识管理,进而不断地提升企业的价值与绩效。首先,在共享情境下构建围绕组织目标的知识管理一般模型;其次,在对交互记忆系统进行定义的基础上,构建起基于交互记忆系统视角的知识管理整合模型,旨在不断提升企业的知识管理能力;最后,对本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讨论和总结,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结果/结论]本文所构建的知识管理整合模型的基本分析主体是个体层面、团队层面以及组织层面。本研究在对信息输入的具体形式进行阐释的同时,对在交互记忆系统和知识管理流程作用下,原有的显性知识、隐性知识以及其他信息的作用结果进行描述。同时也探究了TMS分别对知识获取、知识转移与共享、知识整合与创造以及知识利用等4个知识管理流程的影响与作用。本研究基于交互记忆系统视角构建的知识管理模型对知识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知识 知识管理 记忆交互系统 知识管理模型

**分类号:** F27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6.14.004

在新经济时代,知识是企业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源。以知识为基础的资产现已被学者和管理者广泛认定为现代化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价值创造网络的成功和竞争能力的提升取决于组织价值创造过程中可用的“生产性知识”的多少。“生产性知识”是指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认知能力(或者在特定的情境下恰当地使用知识的能力)。由于组织网络中的个体至少拥有一种积累知识的能力,且企业知识储备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质,企业需要系统化的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 KM)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已经创造的知识慢慢变得不透明,且经常不能够被直接获取。这就导致知识空间分布与价值创造之间产生壁垒。知识管理为跨组织业务流程中复杂问题的高效解决设置了先决条件。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异质性知识能够通过知识管理实现聚合及再利用。在全球化时代,知识管理对组织的全球竞争力的提升<sup>[1]</sup>、组织绩效的提高<sup>[2-3]</sup>以及人力资本的获取<sup>[4]</sup>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知

识管理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现代企业面临着来自外部环境的新挑战,企业要想具有竞争力,则必须具备创新的能力。由于知识管理的实施能够带来新产品、新流程或者创新的服务想法,创新依赖于知识管理,很多研究已经指出知识管理能够提升企业的能力,进而获取竞争优势。组织知识管理是提升整体知识储备与竞争力的基础,因此,全面深入了解知识管理流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许多组织经常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建立信息系统开发(inform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ISD)项目团队。知识管理被用于解决新形式的问题。但是,组织知识管理信息系统当前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众多组织管理系统中的知识是情境化的,因此经常存在知识被错误解释的现象。其次,所获取的知识其存储的位置可能十分分散,因此在时空上相对分散的知识很难被整合与利用。再次,在大型组织中存在的组织记忆管理问题还源于隐性知识很难被追踪和保留。最后,组织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创企业资源拼凑与机会开发行为研究:前因、轨迹及结果”(项目编号:15YJA630046)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竞争性行业大型企业公司跨界创业战略形成机理研究”(项目编号:71472071)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宋春华(ORCID:0000-0002-6377-3313),博士研究生,E-mail:songch15@mails.jlu.edu.cn;张少杰(ORCID:0000-0002-4304-3567),教授,博士生导师;曲函阅(ORCID:0000-0001-8406-9133),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6-04-22 **修回日期:**2016-07-05 **本文起止页码:**32-38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知识的不可预测性导致组织记忆频繁变化,其合法性与可信度不免受到质疑。在知识管理的过程中,检索和使用组织记忆中的知识相对比较困难。为了更好地克服知识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应该将交互记忆系统(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TMS)纳入到知识管理流程中来。交互记忆系统已成为促进知识管理的关键机制。交互记忆系统能够帮助团队和组织识别个体所拥有的多样化的知识并优化其的价值。坚实的交互记忆系统能够保障知识管理健康有效地发展,并将对知识管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目前知识管理是知识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为了解决上述知识管理过程中的障碍,并充分发挥知识管理对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提升的重要作用,本研究首先根据组织目标的要求,基于共享情境构建知识管理的一般模型;其次,在横向上不断拓展知识管理模型,将提供和接收知识的主体划分为个体层面、团队层面和组织层面,在研究中将组织目标和共享情境作为基本的条件,引入交互记忆系统新思想,在此基础上构建知识管理的整合模型;最后,对本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讨论和总结,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

# 1 相关研究概述

## 1.1 知识管理模型

早期的知识管理研究假设知识能够被记录,聚焦于如何学习、转移和共享知识。之后的研究逐步开始区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对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处理涉及到不同框架的不同活动。知识管理系统(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KMS)被定义为以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为基础的、支持和加强组织知识管理的流程。知识管理是“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类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的协同组合”。虽然现有的研究已经提出了很多知识管理的框架,例如 I. Nonaka 等提出的 SECI 模型,并涉及隐性和显性知识在个体、团队和组织层面的转化,其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形成“知识螺旋”式的交互<sup>[5]</sup>,但是迄今为止学者们还没有就知识管理模型框架达成一致。基于对具有代表性的 160 余个关于知识管理框架的回顾,P. Heisig 列举了 6 种研究频次最高的知识活动:知识转移、创造、应用、存储、识别和获取<sup>[6]</sup>。M. M. Parenta 等将知识管理流程划分为 6 个阶段,分别是知识识别和需求、知识获取(接受)、知识创造、知识应用、知识剪裁(knowledge tailoring)、知识转移<sup>[7]</sup>。部分学者将知识管理定性为包括 3 个重叠活动的流程:知识创造、知识

编纂和知识应用<sup>[6]</sup>。本研究根据已有成果从知识获取、知识转移与共享、知识整合与创造、知识应用 4 个阶段对知识管理进行研究。

知识管理是“协调组织获取、创建、存储、共享、扩散、发展知识等广泛活动的系统性和综合性流程,并通过个人和团队开发知识以获得最大化的组织目标”。部分学者认为知识源自于个体活动,并在个体、团队和组织内不断地交流和共享,在螺旋上升的过程中融合为更有价值的知识体系。信息技术进步的自然结果使得有用的知识管理战略现在可以作为知识管理系统被实现,知识管理应该与组织目标相互整合,并以完成组织目标的程度来评价知识管理的成效。组织的目标十分广泛,一般包括关系网络构建、开放系统推进、阶段目标达成、内部流程优化等。共享情境是“知识管理中知识创造、生成进而再生的关键,因为其为进行个体知识转化以及知识螺旋移动提供了能量和位置”。然而,共享情境并不意味着实质上的物理空间,事实上是指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环境在创造、转化、转移组织知识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有利于沟通、检验和试验。共享情境产生/创建新知识,并为个人知识螺旋变化提供空间位置<sup>[5]</sup>。因此,本研究在共享情境下,构建了基于组织目标的知识管理一般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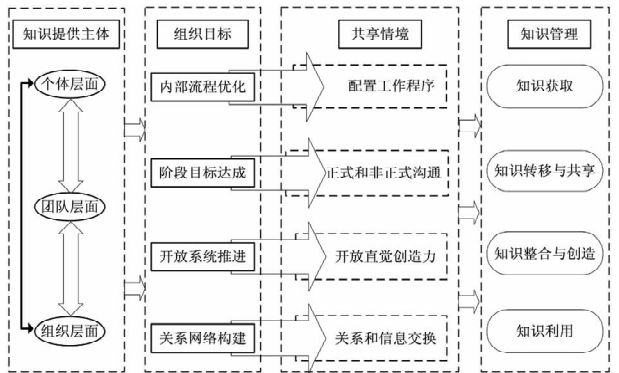


图 1 共享情境下基于组织目标的知识管理一般模型

## 1.2 交互记忆系统

一个已经嵌入在组织记忆概念中的哲学理论是交互记忆理论。当开始在计算机网络中开发人类记忆模型时,交互记忆理论转变为交互记忆系统。交互记忆系统是用来存储和检索的组织信息的系统,是结合了发生在个体之间的交流基础上的个人记忆的系统集合。最初交互记忆系统被描述为二分体关系(如已婚的夫妇),他们相互之间共享知识并共同分担已知的责任。现在交互记忆系统已经超出了团队和二分体的概念范围,一些学者已经就组织在拥有信息系统结构的

情况下如何运行的问题展开探究。林筠和王蒙提出信息系统的某些形式,例如互联网搜索引擎标准化的概念和词汇等可以用来增强 TMS 的运作功能<sup>[8]</sup>。J. Kotlarsky 等提出了元知识目录,以解决知识存储和位置的问题。计算机化的元记忆目录可以弥补群体的隐性知识的不足<sup>[9]</sup>。

N. A. A. Hamid 和 J. Salim 提出了组织交互记忆系统运行的模型。此模型更多地聚焦于组织知识管理编码战略而不是个性化战略,因为模型所展示的目标是将人与可重复使用的知识连接起来<sup>[10]</sup>。其将组织 TMS 划分为 4 种主要的活动,而不是应用由 B. Wegnerfelt<sup>[11]</sup>提出的 3 种活动划分方式。第一种活动是目录或知识信息库存储,其是组织 TMS 的核心。该目录由有关人的元数据(如姓名、组织角色和正式组成员、工作经验、专业知识)以及其他信息的领域(如其他具有可用性和可靠性的知识来源)组成。在 TMS 中一些有关人的元数据将会被存储在某些人的脑海中,但是其他的元数据将被存储于外部,例如,存储于专业知识数据库、文档管理和知识管理系统中;或者组织的内部网或手册中;或者管理者等能够链接到终端知识来源的人员的脑海中。第二种活动是目录的维护。对于目录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进行维护。正规程序可能包括元数据和其他信息在组织信息系统中的更新,而非正式的程序包括一起在走廊上或咖啡厅的正式会议或临时会议中的讨论。第三种活动是从目录中检索处理。该目录使知识能够从组织不同的人员和不同的团体中进行检索。大部分来自于自己所在团体的信息检索是以对话的形式完成。最后,知识的分配是第 4 个活动。他们认为知识分配和存储是基于一些活动,包括正式的责任分配以及从个体以及组织成员的知识转移。这种观点为特定组织全面的 TMS 的开发提供了可行的框架。

尽管目前 K. Lewis 认为 TMS 应该被划分为 3 个维度(分别是专业化、协调和可信度)来衡量,这一测量方式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sup>[12]</sup>。但是笔者认为早期由 I. Oshri 等开发的量表主要是基于共同工作的两个人的记忆回顾活动,这样的量表更适用于个体视角的 TMS 而不是组织视角的 TMS<sup>[13]</sup>。因此,笔者根据 I. Oshri 等<sup>[13]</sup>、J. Kotlarsky 和 I. Oshri<sup>[14]</sup>、I. Oshri 等<sup>[15]</sup>研究成果提炼了主要的组织惯例。本文中的 TMS 使用组织的 4 种活动来测量,包括目录内容、编码和更新、协调和检索、分配和存储。

## 2 基于交互记忆系统视角的知识管理模型

知识获取、知识转移与共享、知识整合与创造以及知识利用都是知识管理研究的重要主题。知识管理流程的存储器功能由 3 个独立的要素组成(见图 2):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其他信息。知识管理整合模型有 4 种类型的输入:经验、学习、认识以及其他形式的流入。第四组的信息不是知识的范畴,但是对于理解和创造新的知识是非常有用的。知识管理整合模型的输出是: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和其他信息——所有的这些都被个体、团队以及组织活动的知识所使用。从知识获取、知识转移与共享、知识整合与创造以及知识利用整个过程对知识管理整合模型进行全面的解释。TMS 被定义为集体记忆系统,是由个体记忆系统组合而成,且个体之间进行交流能够促进交互记忆系统(TMS)作为促进知识管理的关键机制。TMS 可以帮助知识型团队和组织来识别个人所具有的差异化知识并优化其价值<sup>[16]</sup>。基于图 1 模型,笔者认为组织目标贯穿于企业知识管理的始终,企业中不同主体(个体、团队、组织)在知识管理流程中扮演着知识提供方以及知识管理成果的最终利用方,共享情境为组织内、组织间以及组织外的合作与竞争提供了特定的环境条件。为了优化和提高组织知识管理的效能,本研究将引入记忆交互系统,构建基于交互记忆系统视角的知识管理模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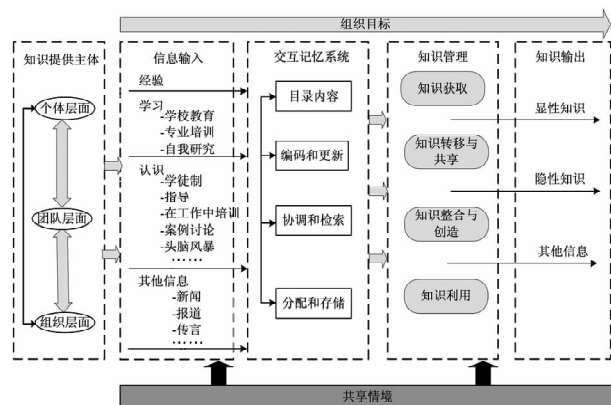


图 2 基于交互记忆系统视角的知识管理整合模型

### 2.1 知识获取

个体的经验能够被转化成知识。这种知识获取不是人类所特有的,而是通用于所有的生物体。在这个意义上,“经验”是知识的最根本来源。个体也能够将其他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知识。这种知识的获取是通过学习。“学习”是知识获取的主要渠道之一<sup>[17]</sup>。发



达的语言和写作系统帮助人类获得和积累大量的知识以及使他们能够处理非常复杂、抽象的知识。学校教育的目的是要继承过去所获取的以及系统化的知识。为了更好地处理专业的工作,除了要学习基本的知识还需要学习本工作所需的专门知识。个体、团队和组织可以通过学习的方式获得额外的知识。并非所有输入的信息都能够内化成个人的知识,在通过交互记忆系统后借助于内容编码与更新、系统的归类手段之后知识将更易于被检索,随后形成知识的螺旋,进而使知识管理系统的基石不断提高,从而为组织提供更有价值的知识。经由记忆交互系统处理,知识管理流程能够将输入的信息(不论是显性知识还是隐性知识)都转变为显性知识。其他的(不为人知的知识)信息也能够有助于全面理解知识交互记忆的过程。记忆交互系统能够将所接收到的知识进行有机存储,便于知识管理流程将所获取的知识存储为显性的知识记忆或者隐性的知识记忆。从经验中所获得的知识可能是隐性的也可能是显性的,但是如果是从学习(教育、专业培训或者自身学习)中得来的,其本质上都是显性的。交互记忆系统利用目录内容机制有效地将经验和学习路径中所获得的信息贮存为组织的知识资源,知识管理将这些资源用于组织经营过程中,会对企业的绩效或竞争优势的提升起到积极的效应。在现实的管理中,交互记忆系统在知识获取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例如,航空集群汉堡航空集团的经营会受到参与者、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行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各行为主体之间又嵌入着复杂的知识和信息流,融合交互记忆系统的知识管理模式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知识的开发和获取。

## 2.2 知识转移与共享

组织中的知识转移包括各种各样管理组织知识实践。TMS 对知识转移的影响有 3 个过程:首先,目录更新功能,允许组织成员知道特定个体、团队和组织所拥有的专业知识的位置。其次,信息分配和运行功能表示分配知识给组织成员的过程(这些成员的专业知识最适合于存储)。第三,检索协调功能表示如何从组织记忆系统中的个体经验中检索所需要的信息。本文通过结合其他的信息加工活动,例如编码、协调、存储和组织目录中的相关内容,支持知识转移过程,进而增强知识管理流程的作用。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将 TMS 作为增强各层面知识转移的方式并着力开发组织知识记忆系统。N. A. A. Hamid 和 J. Salim 认为 TMS 利用编码和更新目录、协调和检索、分配和存储等功能对组织系

统内信息或数据的处理将促进知识转移的过程<sup>[13]</sup>。

TMS 提供了必要的元知识,使团队成员能够有效地分享知识。知识共享是指在组织中位置相对分散的知识转移到需要这些知识的情境中的过程。团队成员具有良好的 TMS 能够有效地使知识从某个人扩散到组织中的其他团队成员。实际上,已有的研究表明良好的 TMS 系统能够带来组织成员之间良好的知识转移与共享。此外,当团队开发其 TMS 时,其成员基于他们专业化能力也能够预测到其他人需要什么知识,因此他们能够将他们的知识有效地提供给其他人<sup>[3,18]</sup>。在企业实际运营过程中,高管团队作为重要的战略制定者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高管团队又是一个具有多元化知识的团队,因此知识管理活动异常重要。但是反观国内高管团队输出的现状并不是尽如人意,主要的原因在于高管团队内部没有有效地使用交互记忆系统,因此不能够实现有效的团队知识转移和共享。

## 2.3 知识整合与创造

知识整合与创造有助于新知识的产生,这一活动是知识管理流程的一个合理的过程。输入的是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以及记忆中的其他信息。假设个体或者组织正在努力地尝试解决问题,即使充分利用现有的所有可用的知识和信息源,也仍旧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尝试整合所有的知识集合之后,可能突然发现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别人已经发现了),这种知识管理行为通常被定义为知识的“再创作”。整合或重新创建的知识可以是显性的知识也可以是隐性的知识。一些不规则的知识超过了逻辑思维本身,可能会带来新的创造力,就是所谓的灵感。如果在获得灵感后,再审视原有的流程会发现创建解决方案的合理的路径,但是由于知识整合与创造的本质,因此不能先验地看到任何可能的路径。K. Lewis 认为 TMS 能够提升组织整合和创造知识的能力,这也是知识应用的重要方面。作者进一步认为 TMS 能够使组织成员汇集知识以解决问题<sup>[19]</sup>。R. Rico 等也认为团队成员的元知识能够使他们预测到需要什么类型的知识,并动态地调整知识结构以满足发展需要<sup>[20]</sup>。此外,已有的 TMS 研究已经发现 TMS 能够促进知识高效地被使用。M. M. Parenta 等发现 TMS 能够保证在相同的情境下团队使用原有的知识完成工作<sup>[7]</sup>。TMS 作为团队成员的学习成果的集合能够使用从原有任务中所学习到的知识并用于新的情境。在现实的工作中交互记忆系统在知识整合和创造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例

如,对于异质程度较高的集群项目团队,交互记忆系统通过目录更新、信息分配和协调检索过程来获取不同领域专长知识,进而为集群项目团队知识提供整合和再创造的机制。

#### 2.4 知识利用

知识利用是指:现有的知识被用于支撑手头问题的解决<sup>[8]</sup>。知识的利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效知识利用表示组织创造和管理集体心智(collective mind)的程度高低。集体心智通常是指组织记忆(organizational memory, OM),这种记忆一般被存储于不同的位置,因此很难被整合。在共享情境下知识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在个体、团队和组织中有机地被利用。显性知识能够在知识所有者和知识接受者之间通过语言讲解和(或)文件进行共享,从而在不同层面上被使用,进而输出新的知识。如果组织交互记忆系统是以知识为基础的,那么显性知识能够被知识接受者随时随地地协调、检索和使用。交互记忆系统也能够应用于“伪隐性”知识(pseudo tacit),当其通过“问题和回答”的方式被编码之后,通过交互记忆系统的作用,个体和组织能够有效利用显性的知识。真正的隐性知识(genuinely tacit),借助于交互记忆系统的协调和分配功能能够被间接转移,隐性知识以这种形式也能够被有效地利用,并被以显性或者隐性知识的形式再次输出。TMS也能够影响组织、团队使用已存储知识的能力。知识的创造或共享并不必然带来绩效的提升,除非所拥有的知识被有效使用。S. Y. Choi等将这个称之为“知行的差距”<sup>[2]</sup>。因此,如果知识没有能够有效地被用于解决问题和产品及服务的开发,仅仅共享和转移组织知识是不够的。在虚拟团队管理中,交互记忆系统对知识利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交互记忆系统能够最大限度地跨越时间、空间以及虚拟团队的组织边界利用知识,并实现虚拟团队成员知识的有效组合和配置,进而提高虚拟团队的团队绩效。

### 3 结论和未来研究展望

#### 3.1 结论与讨论

知识管理是有效地协调组织获取、创建、存储、共享、扩散、发展知识等广泛活动的系统性和综合性流程,并通过个人、团队和组织开发新知识以获得最大化的组织目标。知识管理(KM)与交互记忆系统(TMS)似乎是维持和提高组织效率和竞争力的必要活动。本研究基于知识管理理论、信息管理理论,探究知识管理模型的构建。本文首先对知识的定义及其分类进行阐

释,并提出共享情境下的知识管理的一般模型。在对交互记忆系统的现有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其定义和阶段划分方式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将提供和利用知识的主体、组织目标以及共享情境融入本研究框架,基于交互记忆系统视角创造性地整合了知识管理模型。

本文所构建的知识管理整合模型的基本分析主体是个体层面、团队层面以及组织层面。本研究对信息输入的具体形式进行阐释的同时,对在交互记忆系统和知识管理流程作用下,原有的显性知识、隐性知识以及其他信息的作用结果进行描述。本文探索了组织开发TMS对企业绩效(竞争优势)的影响,同时也探究了TMS对知识获取、知识转移与共享、知识整合与创造以及知识利用等4个知识管理流程的影响与作用。本研究不仅为知识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对知识管理研究及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

#### 3.2 未来研究展望

像其他的研究一样,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机会。从4个方面给予建议:

首先,已有的研究已经表明TMS是一种动态变化的并随着时间演进的系统<sup>[21-22]</sup>。本研究将TMS视为一种静态的构建。未来的研究需要探索时间的推移、团队TMS的发展以及IT工具的革新等动态因素,如何影响知识共享和知识应用的。并且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探究新企业与成熟企业相比,TMS倾向于更加衰弱还是更强。未来的研究必须考量时空和动态因素对TMS的影响,进而探究动态变化的TMS对知识管理模型构建的影响。其次,本研究是在共享情境下研究基于交互记忆系统视角的知识管理模型。这一模型的适用性与普遍性需要进一步在不同领域与情境下验证,例如在创业领域的创业生态系统中以及日益交错的网络共生系统中检验其适用性是有必要的。再次,本研究将企业目标融入知识管理整合模型,但是在企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新创阶段与成熟阶段),企业的经营目标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知识管理模型可以从企业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补充和完善。最后,已有的研究已经表明组织规范文化和民族文化对知识管理有显著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基于交互记忆系统的视角,在各种外围变量(前因变量、中介变量)对知识管理的影响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本文的知识管理整合模型对企业绩效及其竞争能力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 KRENZ P A, BASMER S A, BUXBAAUM-CONRADI S A, et al.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value creation networks; establishing a new business model through the role of a knowledge-intermediary [EB/OL]. [ 2015 - 12 - 01 ].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2827114000912>.

[ 2 ] CHOI S Y, LEE H, YOO Y.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s on knowledge sharing, application, and team performance; a field study [J].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quarterly, 2010, 34 (4): 855 - 870.

[ 3 ] 陈晓刚,李雪,崔颖安.交互记忆系统对知识分享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开源软件团队的检验[J].科研管理,2014(6):145 - 153.

[ 4 ] ALAVI M, TIWANA A. Knowledge integration in virtual teams: the potential role of KM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2, 53 (12): 1029 - 1037.

[ 5 ] NONAKA I, TOYAMA R, KONNO N. SECI, Ba and leadership: a unified model of dynamic knowledge creation [J]. Long range planning, 2000, 33 (1): 5 - 34.

[ 6 ] HEISIG P. Harmonisa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comparing 160 KM frameworks around the globe [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09, 13 (4): 4 - 31.

[ 7 ] PARENTA M M, MACDONALDA D, GOULETA 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ransfer; the case of the Olympic Games[J].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2014, 7 (2): 205 - 218.

[ 8 ] 林筠,王蒙.交互记忆系统对团队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影响:以团队反思为中介[J].管理评论,2014,26(6):143 - 150,176.

[ 9 ] KOTLARSKY J, HOOFF B V D, HOUTMAN L. Are we on the same page? Knowledge boundaries and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development in cross-functional teams [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5, 42 (3): 319 - 344.

[ 10 ] HAMID N A A, SALIM J.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malaysia e-government IT outsourcing: an integration with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TM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issues, 2011, 8 (5): 51 - 64.

[ 11 ] WERNERFELT B. The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ten years after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16 (3): 171 - 174.

[ 12 ] LEWIS K. Measuring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s in the field: scale development validation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 (4): 587 - 604.

[ 13 ] OSHRI I, KOTLARSKY J, WILLCOOCKS L. Global software development: exploring socialization and face-to-face meetings in distributed strategic projects [J].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07, 16 (1): 25 - 49.

[ 14 ] KOTLARSKY J, OSHRI I. Social ties, knowledge sharing and successful collaboration in globally distributed system development projects [J].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2005, 14 (1): 37 - 48.

[ 15 ] OSHRI I, VAN FENEMA P, KOTLARSKY J. Knowledge transfer in globally distributed teams: the role of transactive memory [J].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008, 18 (6): 593 - 616.

[ 16 ] LIN T C, CHENG K T, WU S. Knowledge integration in ISD project teams: a transactive memory perspective [J]. Ope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2014, 2 (4): 260 - 371.

[ 17 ] 马鸿佳,侯美玲,刘艳艳.基于过程观的新企业知识资源整合模型构建[J].情报杂志,2015,34(9):179 - 184.

[ 18 ] 马鸿佳,侯美玲,宋春华. 社会网络、知识分享意愿与个人创新行为:组织二元学习的调节效应研究 [J]. 南方经济, 2015, 33 (6): 100 - 113.

[ 19 ] LEWIS K. Knowledge and performance in knowledge-worker team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s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4, 50 (11): 1519 - 1533.

[ 20 ] RICO R, SANCHEZ - MANZANARES M F. Team implicit coordination processes: a team knowledge-based approac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8, 33 (1): 163 - 184.

[ 21 ] KANAWATTANACHAI P, YOO Y.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coordination on virtual team performance over time [J]. MIS quarterly, 2007, 31 (4): 783 - 808.

[ 22 ] KANAWATTANACHAI P, YOO Y.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coordination on virtual team performance over time [J]. MIS quarterly, 2007, 31 (4): 783 - 808.

作者贡献说明:

宋春华:设计论文研究思路,撰写和修改论文;  
张少杰:进行理论指导,提出研究问题;  
曲函阅:进行资料搜寻。

Research on Integrated Mode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Based on the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Perspective

Song Chunhua Zhang Shaojie Qu Hanyue

School of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

**Abstract:** [ Purpose/significance ] Knowledge management is us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new situation. However,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currently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obstacles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we should bring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into the knowledge manage-



ment processes to constructe integrated mode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based on the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perspective.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orie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modern enterprise how to conduct knowledge management during operations, and then continues to enhance corporate value and performance. Firstly, this study defines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knowledge; second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shared, based on the organization's objectives quest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model, and than defines the definition of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constructed the integrated mode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t aims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corporate 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bility; finally, the study discusses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contents, and makes rationalization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Result/conclusion] The basic analysis thematic of this knowledge management integration model is the individual level, team level and organizational level. In this study, the specific form of the information to be interpreted the same time, and under role of interactive memory systems and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processes, the results of the original explicit knowledge, tacit knowledge, and the other information have been described. We also respectively explore the impact and role of TMS on the knowledge acquisitio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sharing,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creation, and knowledge utilization. Based on the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perspective, this paper had constructed integrated mode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which will have a doubl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Keywords:** knowledge knowledge management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knowledge management model

## 《图书情报工作》2016年选题指南

为更好地指导作者的论文选题,引导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术研究,在征集编委建议的基础上,本刊整理了《图书情报工作》2016年选题指南。欢迎任何有创新、有见地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欢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向本刊投稿。投稿邮箱:www.lis.ac.cn。

### 一、理论研究

1. 国家“十三五”重大战略与图书情报服务支撑研究
2. “十三五”与“2020”图书馆发展的新目标与新战略
3. “互联网+”形势下图书馆的新定位与新能力
4. 新技术形态下图书馆的重新认识与理论体系构建
5. 新环境下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新方向
6. 图书馆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7. “以用户为中心”图书馆核心价值及其演变
8. 图书馆与数字出版的融合战略与研究
9. 新环境下的图书馆评价体系构建
10. 图书情报机构与新型智库战略

### 二、工作研究

1. 图书馆空间再造与功能转型
2. 经典阅读、数字阅读与移动阅读
3. 图书馆精准服务研究
4. 数字素质教育与媒介素质教育
5. 开放获取政策与出版模式的演进
6. 科研数据政策与监管
7. 开放数据与信息安全政策
8. 网络舆情的分析与研究
9. 网络信息安全战略
10. 下一代资源发现、管理与服务平台研究
11. 面向 Web Archive 的社交媒体信息采集工具研究
12. 政务社交媒体信息采集方法研究
13.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战略与技术

14. 支撑知识服务能力的信息工具体系

15. 智能图书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三、情报研究

1. 智库研究及其情报学方法
2. 战略情报研究与新方法
3. 大数据环境下信息分析方法研究
4. 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及知识计量学的发展与应用
5. 嵌入科研过程的学科情报服务
6. 竞争情报战略与方法
7. 专利情报与知识产权战略
8. 情报研究与服务中的协同策略
9. 新型情报服务能力的构建与人才培养
10. 情报研究与服务的发展趋势与变革

### 四、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

1. 知识组织与服务的主要模式
2. 新型出版过程中的知识组织规范
3. 语义知识组织与语义出版
4. 领域本体的构建方法与案例分析
5. 知识服务平台建设的流程与方法
6. 开放出版及其对资源建设的影响
7. 以需求为驱动的资源组织与服务
8. 信息资源的开放与共享
9. 非文献信息资源的采集、组织与开发利用
10. 开放信息资源的组织与利用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